

日本新聞發達史

〈上〉

079.5
4X18

079.5
4X18

張友舜著

日本新聞發達史
(上)

北平世界編譯社出版

著者的話

我開始寫這本書——日本新聞發達史，是將近十年的事了。當時，我游學櫻都，治社會學和新聞學，並擔任國內幾家報館的駐東京記者。因為感覺着日本新聞事業，非常發達，而敘述其發達的歷史和現狀的有系統的著作，還很少看到，遂決意自己來寫一本日本新聞發達史。自然，在日本，並不是連一本新聞發達史，都不曾有；像小池洋二郎氏的日本新聞歷史，朝倉龜三氏的本邦新聞史，花園兼定氏的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Journalism*，尤其是小野秀雄氏的日本新聞發達史，都是有相當價值的名著。不過，這些書，或失之簡，或失之繁，很少能够適當地，系統地處理他們的材料；尤其是既不能確立一個中心的觀點，又不能顧及社會發展的法則；致人們讀了後，只不過零零碎碎，記憶着許多事實；此外，再不會知道些什麼！並且最近的材料，在這些書裏，都沒有能够收入；縱使他們是有價值的名著，依然不能滿足現在的人們的要求。所以我寫日本新聞發達史，恐怕不能說是「多此一舉」罷！

爲了寫這本書，我曾先後費了五年的時間，埋頭在日本帝國圖書館，翻閱關係書籍

數百種；同時，又南至九州，北達北海道，足跡遍於日本全國，以在實際上，考察日本新聞事業的現況。自信這本書初稿的完成，是費了極大的勞力的，不過，當時爲了運用資料的便宜起見，是用日文寫成的。歸國後，原打算把它用中文改寫，付諸剞劂，但因衣食奔走，日無暇晷，幾度執筆，迄未完成！二十四年春重遊櫻都，客居多暇，乃又整理舊稿，增加資料，大體上，改寫蕆事。惟因諸種原因，直到現在，還是僅能以上卷三章，與世相見而已！不過，我敢說，如無特殊障礙，全書出版，爲期不遠，當不至如大學者們的名著，只見上卷，永無下卷！

以上，只是簡單地敘述我寫本書的動機和經過。至於習慣上，在序文裏，應該說的別的話，因爲本書緒論，已經有所論列，這裏，便不再贅述了！

一九三七，二，二，故都

日本新聞發達史卷上目錄

著者的話……………三——四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新聞發達與社會條件……………一——一〇

第二節 新聞的本質和任務……………一〇——三

第三節 日本新聞發達的階段……………三——四五

第二章 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新聞

第一節 新聞的起源及其雛形……………四六——六二

第二節 日本新聞的發生……………六二——九〇

第三節 日本初期新聞的勃興……………九〇——一二五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期的新聞

第一節 近代的新聞之創始……………二六—三五

第二節 新支配階級的分裂與其及於新聞的影響……………一三五—一七三

第三節 政黨機關新聞的出現及其沒落……………一七四—二〇〇

日本新聞發達史上卷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新聞發達與社會條件

現在的日本新聞事業，可說是一種大規模的近代產業。像大阪每日新聞和大阪朝日新聞所謂大阪系的二大新聞托辣斯（Trust）就他們的雄厚的資本，完善的設備，閎麗的建築，大量的生產，廣大的銷路，以及支配社會的勢力而言，差不多是和英美的有力新聞並駕齊驅的。像這樣的發達程度，真足使我們驚嘆！

但是，新聞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超越社會，超越時代的神奇的東西；牠不過是社會的一現象。因而牠的發達，不能不有待於社會條件之助成，同時，不能不受社會條件的制約，即某一時代的新聞，必以該時代之社會的形態和需求爲其存在的基礎。在怎樣的社會裏，便產生怎樣的新聞。不以社會的形態和需求爲基礎的新聞，不會突然產生，縱使突然產生，也必忽焉夭折，決沒有存在的可能。小野秀雄氏在他所著的日本新聞發達史的序文裏說：

「大凡新聞的起源和發達，是在地理方面和該地方的文化合致，在歷史方面，和該時代的文化一

致的。因此，歐美的新聞史，各自完成了特殊的起源和發達，即在現在，也還不失其地方的特色。我國的新聞紙，也和我國的文化，同其起源和發達，這是和歐美的新聞紙，毫無所異的。故以時代的文化爲背景而尋求新聞紙興亡之跡，則無一而非證明這一事實。」（1）

據他說，他自己用以研究日本新聞歷史的根本方針，原是不出這種「以時代的文化爲背景」的方法的。在他，雖然是敘述他的研究方法，但可以說他是相信新聞本身是和地方文化及時代文化，不能不一致的。所謂文化，通俗的解釋，不外是指社會之進步發達的狀態，或僅指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更包含當作全體看的社會心理和社會的生活樣式）之發達狀態。故所謂地方的文化和時代的文化，也不外是當時當地之社會的發達狀態。即新聞的發達，是和社會的發達狀態相適應，相伴隨的；也就是受着社會條件的助成和制約的。

並且，新聞本身，是社會意識之知覺的表現；是表示社會處在怎樣的知覺狀態的（2）亦即爲「反映社會的實在的基礎」——即社會的經濟構造——之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一表現；故和學問，宗教，藝術，語言等同樣，是不能不和「社會的實在的基礎」相適應，而其發達也自不能不和社會的一般的發達狀態相適應了。

另一方面，新聞本來也具有營利的性質，尤其近代的新聞，是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隨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達而發達的，其自身便帶着商品的性質，因而新聞事業，也不能不採取商業的乃至產業的經營。

像鐵豬生氏所說：

「若拿一句話，做爲新聞企業的定義，則恐怕把牠認爲意識形態之商品生產即文化之商品生產，是最正確的見解罷？以意識形態即文化爲商品而生產，這一事實，便是新聞企業之本質。因而新聞企業是和商品生產方式同其命運的。在純粹的封建社會，未曾存在，在商品生產方式之後，也不存在。……總之，新聞企業，是屬於商品的生產方式，特別是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之一社會現象」（3）

即嚴格地講起來，新聞事業，實爲一種資本主義的商業乃至產業，而這種商業或產業之經營，即爲社會的經濟活動的一形態，和社會的經濟構造即「社會的實在的基礎」，有直接的關係，亦即爲社會的經濟構造之一部分，因而更不能不隨着「社會的實在的基礎之變化而變化了」。加爾，保基爾氏（Karl Bücher）說：

「在十六世紀的手寫新聞，則實行着支配着了當時的全部高等經濟活動之手工業的經營。即通信記者，應讀者的預約，而把已蒐集在自己手裏的通信，各得特別的報酬，而供給於讀者之間，亦即應讀者的需要而零賣着他的材料。並且是他一個人而兼着報告者，編輯者和發行者的。近世的新聞，則可說是資本主義的企業，也就是新聞製造業。」（4）

這種歷史的事實，很充分地證明新聞的發達，是隨着社會的發達而變遷的。

日本著名的批評家長谷川如是閑氏在他所著的布爾喬亞·集納利基姆一文中，對於新聞和社會的關係，曾有詳細的考察和說明。他說：

「在直到中世紀爲止的社會裏，所以很少新聞發達的可能性，是因爲：那時候的社會形態，是割據的；封建國家，使他們的交通路途斷絕而以遂行在陸上的海關的掠取或在海內的海賊的劫奪爲生存條件；生產社會，使自己的生活範圍，孤立爲各個基爾特（guild）；祇有寺院（教會）奄有四通八達的領域；而在這樣的分立的社會狀態之下，則一集團和他集團之間，不發生結合分離的關係，祇是封建國家相互間在其國家關係上，基爾特相互間在其商工業關係上，支持着相互對立的地位；於是，新聞的必要，祇不過是在國家則朝廷的交際，在基爾特則商工業者的交涉，各具有着不用紙來印刷而以人類爲機關的特殊的新聞罷了；他們不是持着把依據各自的集團意識，對於事實所獲得的認識，向一般社會公開地，普遍地，主張之必要的那種關係。持着這種必要的，是持着比較的綜合的關係之寺院（教會）。但中世紀的統治的特徵，是一般的強制人們服從絕對獨裁的，純粹排他的寺院（教會）的社會意識，而壓迫和對立的一切社會意識；把所有由於對立的意識而生的認識和判斷，都認爲異端而加以禁遏壓迫的。鑄造成了所謂近代的這一世界之大鎔鐵爐，是以交通發達，科學進步，商工業發展等爲動機，而做成封建國家向民族國家之改鑄；基爾特的分立被改鑄爲國家的統一，寺院（教會

）之世界的統一，被國家的勢力促使分解；社會，被依地域或機能而再生產，使其集團形態的性質和集團關係，完全依存於近代的生產組織之條件的。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社會失掉依據血統關係或地域關係的固定性質而為產業組織的諸關係所分解，所結合；所謂國家，所謂寺院（教會），這些疇範，成了與其說是做為集團的結合之實體的存在，毋寧認為不過是其名目的價值；事實，已至於具有在國家或寺院（教會）等的領域內之各社會集團及超越了國家的疇範，寺院的疇範之各社會集團的對立關係之下，形成國際的有機體之社會形態的境地了。這事情，是促進了在近代社會裏的新聞之急激地發達的原因。社會集團成為各自具有自身的生理，具有自身的心理，具有自身的環境之個體，立於應為自身的生存競爭而戰鬥的地位，主張着自身的戰鬥的理由，這便是近代的德模克拉西（Democracy）了！在這種場合，新聞，是各個社會集團，具有自己的感覺，具有自己的意識，具有自己的見地，具有自己的判斷，具有自己的主張，具有自己的武器，要之，即具有「自己」的這件事情之標識，而依於新聞，在自己的集團，構成特殊的態度，依於這種特殊的態度，去知覺，去判斷，去主張，去戰鬥。」（5）

他又說：

「在市民社會的初期即自由主義時代，要打破舊國家的政治形式之社會集團的要求和要擁護舊國

家的政治形式之社會集團，截然分爲兩個陣營，而呈現了猛烈的鬥爭狀態，這是促成了近代新聞發達的原因。更對應於市民社會的完成，而其內部的分裂，愈給了新聞之必要和發達以一種條件。資本主義化了的新聞，是這種形勢，比較地被中和了的資本主義達到了最高峰的時期的產物；於是新聞，成爲和襯衫或襪子等同樣地，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和對立的社會的感覺，沒有什麼關涉的汎社會的商品了。」（6）

要之，依長谷川氏的見解，則新聞在近代社會發達了的這一事實，固因印刷術發明於近代，但在這一原因以外，還不能不說是近代社會的形態，給與新聞之發生以一種基礎。（7）這種見解，大體上，是對的。日本的新聞事業，所以發達到現在這樣的盛況，完全是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結果。在現在以前的社會，不會有現在這樣的新聞，在現在以後的社會，現在這樣的新聞，也不會繼續存在着。過去的新聞，像落花，像流水，已經不復存在了；將來的新聞，像嫩蕊，像春草，正在待時而茁長，而暴發；現在的新聞，却正是現在社會的果實。現在的社會，不能靜止地存在着，現在的新聞，也不能不爛熟而墮落，而腐敗！故要研究現在的日本新聞，決不應該忽視現在的日本社會之形態和需求。

然而歷史不外各個時代的連續，而這些所謂各個時代，都利用着從前此一切時代所承受了的材料，資本和生產力等；因而一方面，在完全變化了的事情之下，繼續着從以前傳下來的活動，另一方面依於完全

變化了的活動，使從來的事情變化。（8）換句話說，就是歷史爲不斷的發展之過程，在自然及歷史上，沒有停滯。停滯便是死。社會關係，是不絕地變化和發展的一過程。現在的社會，是經過不斷的發展過程而來的東西，自身還在不斷地發展着。故現在的社會，和過去的社會，都是在他們的內面，聯絡着的。絕對地在他們中間劃一鴻溝，實不可能。（9）同樣，現在的新聞，和過去的新聞，和將來的新聞，也有不能割斷的關係。所以要研究現在的日本新聞，並爲其發達的條件之社會的形態和需求，則必須研究過去和將來的日本新聞及其社會的形態和需求。我所以從事日本新聞發達史的研究，主要的原因，不外這一點。

另一方面，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則，規律着一切的人類社會。固然，我們不能忽視具體的歷史現象，而機械地適用所謂根本原則；但我們所認定的根本原則，決不是抽象的理念之產物，而是歷史的運動之一般的物質的法則之反映；因而一切人類社會的發展，決不能完全和根本原則相矛盾，只不過大同之中有小異罷了。例如從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解體而形成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中，又從奴隸社會進到封建社會，而在封建社會中，生長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社會形態的演變之原則，不論在歐美非亞澳那一大陸，不論在黃白紅黑棕那一人種，凡是人類社會，都不能根本違反。不過在這一原則之下，社會演變的各階段，其發生的時期有先後，經過的時間有長短罷了。當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已經達到階級社會的最高階段即

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期，中國和日本，還滯留在封建社會裏，而澳洲的土蕃，更熙熙攘攘，營着他們的原始社會的生活。(10)又中國的封建社會，發生很早，繼續維持的時間也很長，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半封建性；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能够完全地，確固地建立；反之，歐洲的封建文明，不像中國發達，但資本主義社會，却在中國所夢想不到的時候便已完成，在中國所不及追隨的時候，便要潰滅了！這些情形，便是所謂根本原則之下的大同小異。不能因為有這些大同小異，便要否定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新聞的發達階段，是適應於社會的發達階段的，也和社會的發展同樣，是在一個根本原則之下演進着的；無論在任何國家的新聞，其發展情形，縱有大同小異，但決沒有和根本原則相矛盾，相背馳的。所以日本的新聞之發達階段，可以說是一步一步地，追踪着歐美的新聞之後塵的，雖然，每一階段之態度和其經過時間的長短，與歐美的新聞，大同小異。同樣，中國的新聞之發達階段，也在大體上，原則上，不能不走向日本已經走過，正在走着乃至將要走去的路徑。在這一點上看來，研究日本新聞發達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世界新聞發達的歷史之原則的研究，尤其可以認為是研究中國新聞發達的歷史之準備乃至指針。這可以說是我所以從事日本新聞發達史的研究之次要的原因。因而在本書中，也常拿世界的，中國的新聞之發達的歷史，來作比較的研究。

『一』小野秀雄氏著：日本新聞發達史〔以後，簡稱小野氏著：日本新聞發達史〕序文第一頁。但小野氏

的見解，如果只是用來說明新聞發達和社會條件的關係，則沒有什麼不妥當，反之，如果是用來說明日本新聞的發達，和其他國家的新聞的發達，所走的路徑，完全不同，便大大地反乎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原則了。小野氏的本意，也許是屬於後者。但我在這裏引用他的話，是用在前一意義之下的。這是應該請讀者注意的。

〔二〕長谷川萬次郎著：社會意識之表現形態的新聞〔我等〕第十一卷第四號第四頁〕

〔三〕鐵猪生著：集納利基姆之機關誌化，〔原文載日文雜誌「讀書」，一九三四年四月號。這裏是據拙著「新聞之理論與現象」譯文，上編三七—三八頁〕。

〔四〕Karl. Bu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權田保之助日譯：經濟的文明史論] 九九頁〔以後，概稱權田保之助譯：經濟的文明史論，不舉原書名及著者名〕。

〔五〕長谷川如是閑〔即長谷川萬次郎〕著：布爾喬亞，集納利基姆[Bourgeois-Journalism] 第十一頁至第十三頁，〔內外社版綜合新聞學講座第一卷〕〔以後，簡稱長谷川著：布爾喬亞，集納利基姆，綜合新聞學講座某卷〕。

〔六〕全前第二十頁〔綜合新聞學講座二卷〕。

〔七〕全前第十一頁〔綜合新聞學講座一卷〕。

〔八〕Marx 和 Engels 共著：「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篇，唯物的見解和觀念的見解之對立。」〔日本希望閣版，史的唯物論集，第七十五頁〕。〔以後，簡稱Marx著，唯物的見解和觀念的見解之對立，史的唯物論集某頁。〕

〔九〕參看佐野學氏著：日本歷史第十七頁。〔佐野學集2〕

〔十〕參看莫爾干〔Morgan〕著：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第11篇〔Part II〕。

第二節 新聞的本質和任務

像以上所述，新聞是社會的一現象，同時，是社會意識的一表現。所以說到新聞的本質和任務，也不外是社會自身的「體」和「用」之一部分。而不幸的很，在事實上，人類社會，是採取着階級對立的形態的；人類歷史，是演着階級鬥爭的過程的。Marx和Engels在他們共同起草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中曾說：

『一切從來的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基爾特的主人和職工，總括說一句，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相互地不絕地對立着，而繼續做着，有時，隱然的，有時，公然的，沒有間斷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常是在全社會之革命的改造後終止或是在相

互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後終止。

在過去時代的歷史上，我們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發見，社會，完全被編列於種種的身分，社會的地位，被分爲多種多樣的差別的等級。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諸侯，家臣，基爾特的主人，職工，徒弟，農奴；並且在這些階級之差不多任何一個階級之中，還都更有從屬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的沒落中，生出來了的近代的布爾喬亞社會，也沒有廢除了階級對立。牠不過是只把新的階級，壓迫之新的各條件，以及鬥爭之新的各形態，代替了舊的東西罷了。

但現代，即布爾喬亞基時代，牠是由於單純化了階級對立而被給與了特徵的。全社會愈加漸漸分裂爲相敵視的三大陣營，相互正面衝突的三大階級即布爾喬亞基和普羅萊塔利亞。」（1）

他們這樣解釋人類社會的歷史，即把人類社會的歷史，認爲階級鬥爭的歷史，究竟出發於什麼動機？又企圖從這種解釋，演繹出什麼結論？那是另一問題。事實上，人類社會，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之存在，則連反對他們的學說之所謂布爾喬亞學者，也是承認着的，雖然這些學者們，認爲這是不好的現象。人類社會，既是這麼一種社會，則成爲人類社會的「體」和「用」之一部分的新聞，自也不能不是階級對立的人類社會中之階級鬥爭的武器了。即壓迫階級，用新聞維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壓迫階